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5)



# 岳飞传

陕西旅游出版社

文图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5)·

# 岳 飞 传

文图本

李 云 改编  
贾军强 刘爱忠 绘图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全 力

封面设计:马一青

版式设计:蔺 钧

绘 图:贾军强

刘爱忠

责任监制:刘青海

## 岳 飞 传

李 云 改 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正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2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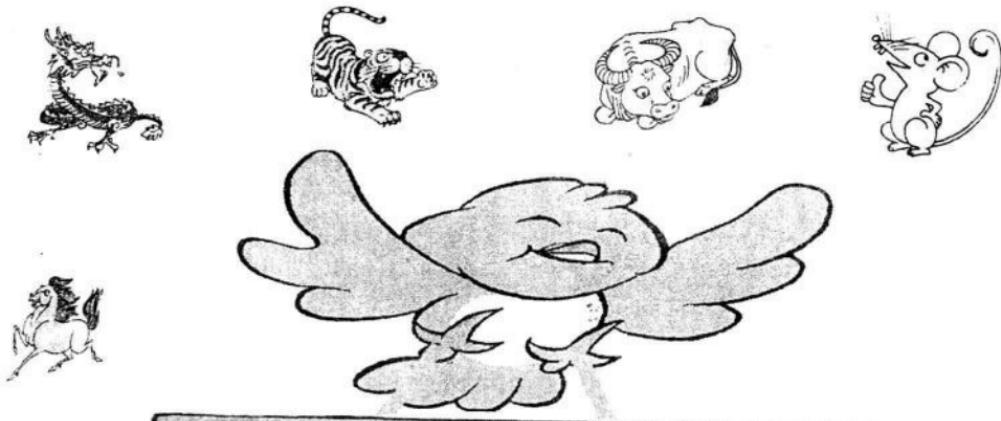
ISBN7-5418-1090-6/1·315

定价:10.00 元



## 目 录

第一章 岳飞学艺师周侗	.....	(2)
第二章 乱草冈牛皋打劫	.....	(19)
第三章 岳飞完婚归故土	.....	(32)
第四章 岳飞枪挑小梁王	.....	(46)
第五章 牟驼冈宗泽踹营	.....	(66)
第六章 陆子敬设计御敌	.....	(81)
第七章 兀术冰冻渡黄河	.....	(98)
第八章 高宗金陵即帝位	.....	(108)
第九章 胡先奉令探功绩	.....	(118)
第十章 献玉玺邦昌为相	.....	(130)
第十一章 曹荣降贼献黄河	.....	(142)
第十二章 失洞庭杨虎归降	.....	(156)
第十三章 牛皋酒醉破番兵	.....	(174)
第十四章 刘猊逼走孟邦杰	.....	(196)
第十五章 金兀术五路进兵	.....	(215)
第十六章 赵构被困牛头山	.....	(233)
第十七章 兀术败走黄天荡	.....	(247)
第十八章 汤怀自刎丧金营	.....	(259)
第十九章 文龙归宋射箭书	.....	(274)
第二十章 风波亭父子归神	.....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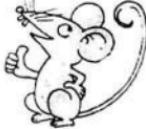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岳飞学艺师周侗

话说在北宋徽宗年间，河北大名府内黄县离城三十里处，有一村庄叫麒麟村。这村里有个富户王明心地善良，乐善好施。

这天早晨，王明坐在厅上，正要给下人们安排活，忽听门外喧声震天，他好生诧异，忙叫家人王安出去瞧个究竟。王安闻风而动，飞也似地跑出去，看个明白，慌忙回来报与王明说：“员外，不知哪儿发大水了，河上飘着好些冲下来的东西，村里人都跑去打捞抢夺，好不热闹。”

王员外闻听，便跟王安一起出去观看。刚到河边，见众多乡邻正在那儿乱捞乱抢，闹得不可开交。王明看了，叹息不已，只怨人心不古。忽听王安叫道：“员外快瞧，那边好多鹰鸟像是护着什么。”王明抬头一看，只见远远一件东西淌来，上面有许多鹰鸟





张着翅膀，如同凉棚一般盖在那东西上，员外也觉得有些惊异。

时间不大，那东西便飘到近前，原来是一只花缸。缸里坐着一个妇人，双眼紧闭，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村里人只顾抢水上飘的物件，好发点小财，哪儿还肯救人。王安走上前赶散鹰鸟，对王明说：“员外呀，快瞧，贵人到了。”



员外走近一看，没好气地说：“你别胡说，一个半老妇人，怎么能说是贵人？”王安郑重地说：“她怀中抱着个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事，大难不死，必有厚福，何况还有这些鹰鸟护佑着，他长大肯定不是寻常之人。”王明点点头，向缸中妇人问她的来历。那妇人听见唤声，这才慢慢睁开眼睛，环顾四周，颤颤地问：“这儿莫不是阴曹地府吧？”王安笑笑道：“这个奶奶真是说笑话！好好的，怎么说是阴曹地府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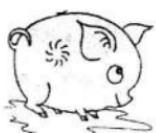


王明晓得她是坐在缸里被洪水晕得头晕眼花，忙叫王安去附

3



近人家讨了碗热汤与她喝了，这才问她的来历。那妇人听了，不觉流下泪来，抽泣着说：“我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岳家庄的人，因遭洪水袭击，我丈夫被水冲走，不知死活，人口田产全被淹没，





幸亏老天保佑，我命不该绝，抱着小儿坐在缸里，淌到此地。”言毕，嚎啕大哭起来。王安忙说：“员外做些好事，救救他们母子，留在家里做些活计也好。”王明本是善人，早已同情这孤儿寡母，点了点头，对那妇人说：“我叫王明，我家就住在前面，如果愿意的话，先到我家暂且住下，不知你意下如何？”那岳安人忙说：“多谢恩公！若肯收下我母子二人，真乃再生父母一般。”

王安很是聪明，先跑去告知王夫人，等岳安人慢慢地走到庄前，王夫人早在那儿迎候。岳安人随他们进屋，见过礼，诉说自己的一番遭遇。王夫人与丫鬟们听了也很伤心，陪她流了几行泪。王夫人吩咐打扫东首空房，安顿岳家母子住下。王员外又打发人\*去汤阴县打听，得知水势已平复，但岳家人口并无下落。岳安人闻听，放声痛哭，王夫人再三劝解，也才收住眼泪。

4

一天，二位夫人坐在一起闲谈，王夫人向岳安人打问婴儿的姓名，岳安人说：“孩子刚出生时，有个道人恰好登门，他说这孩子长大必然前程远大，便为孩子取名岳飞，表字鹏举。不想这孩子刚落生几天就没了父亲，真是命苦啊！”说着，又抽泣起来。王夫人忙劝道：“你别太伤心了，岳家虽遭不幸，但还留下一点血脉，孩子长大了能重振家业，光宗耀祖，你也有个依靠。不像我已年过五十，膝下无子，老了依靠谁呢？”说着，也流下泪来。



岳安人忙收住泪，劝道：“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家这么大的财产，被别人得了，岂不可惜？不如为员外纳一偏房，





倘若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绝了王门一脉。”

那王夫人原本有些醋意，不愿让员外纳妾，如今却被岳安人劝转，当即让媒人讨个小妾给员外。到了第二年，那妾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贵。王员外为此很感激岳安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岳飞不觉已有七岁，王贵也有六岁了。王员外见孩子不小了，就请个私塾先生来家，教他们读书识字。本村有个汤员外、张员外，都与王明是好朋友，他俩的儿子汤怀、张显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便也送进王家书房读书。

岳飞还肯静下心来，用功读书，可这三个公子却生性好动，不肯读书，终日在学堂里舞弄拳，私塾先生略略责备几句，不但不听，反而要拔先生的胡子。可怜这老先生仅有的山羊胡子，没些日子就被他们拔得精光，万般无奈，只得辞馆而去。一连找了几个先生，都是如此。

王明无奈，便对岳安人说：“岳飞岁数大了，在此多有不便。我家门外有几间空房，不如你们母子搬到那儿居住，日用家什钱粮，我自差人送来，不知你意下如何？”岳安人忙说：“多蒙员外一家救我母子，大恩未报，又蒙员外费心，实在感激不尽。”于是，便择吉日搬了过去。岳安人怕岳飞玩耍，就打发他到山上拣柴草。

岳飞去山上拣柴草，遇上村里的一些坏孩子，他们故意为难岳飞，被他三拳两脚给打跑了。岳飞非常得意，回家告诉母亲，却遇到岳安人的好一番教训。

第二天，岳安人把书展开，





教岳飞读书。这岳飞天资聪慧，一教便会，岳安人自然喜不自禁。教了几天，她对岳飞说：“我积攒了几分银子，你可拿去买些纸笔来，学习书法。”

岳飞沉思片刻，说：“母亲，不用买了，孩子自有纸笔。”岳安人问在哪儿，岳飞忙出去取了一个簸箕，出门到河边装了满满一簸箕河沙，又折了几根杨柳枝做成笔的模样。他回到家中，不无得意地说：“母亲，你瞧，这纸笔用也用不完的。”岳安人鼻子一酸，心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没错。她佯做笑脸，将河沙铺在桌上，手把手地教岳飞写起字来。从此，岳飞足不出户，在家朝夕读书写字。

且说王员外之子王贵，年纪虽只有六岁，却生得身壮力大，性格粗鲁。一天，他与王安在后花园游玩，后来走到百花亭上，见桌上摆着一副相棋，便向王安讨教。王安教了王贵几招，王贵以为自己会下了，便与王安下起来。后来，王贵输不起，恼羞成怒，抓起棋盘就往王安头上打去。王安猝不及防，被王贵一棋盘打得头破血流，抱头就跑。王贵不依不饶，紧追不放。王安跑到后堂，王明见他满头鲜血，问个究竟，王安便将下棋之事讲了一





遍。话音未落，王贵追来，仍要追打王安。员外勃然大怒，骂道：“畜生，你小小年纪，敢如此胆大包天！”便在王贵头上敲了几下。

王贵挨了父亲的打，岂肯善罢甘休，便跑到王夫人那儿去哭诉。王夫人不问青红皂白，忙叫丫环拿果子给他吃。这时，王明进来，却被王夫人拦住房门，不让他进去。王明打算教训一下儿子，不意被夫人狠狠推了一掌，然后大哭起来，说：“你这老杀才！今日说无子，明日道无子，亏得岳安人再三相劝讨妾，才生得这一个儿子。为了什么大事你就要打死他。这粉嫩的骨头如何经得住打？罢！罢！我不如与你这老杀才拚了命算了！”便一头朝王明撞去。幸亏众丫环忙上前拖的拖，劝的劝，才把王夫人拖进房里去。王明气得浑身发抖，怒道：“你这般纵容这畜生，只怕会误了他的前程！”转身回到堂屋，坐在那儿独自生闷气。

这时，门口说张员外来拜见，王明忙让请进来。一会儿，张员外一脸怒气走进来，坐在椅子上生闷气。王明很是纳闷，忙问怎么回事？张员外苦苦一笑，说：“大哥，实在说不出口！我因患了些脚病，步履艰难，为此买了匹马想代代脚力。谁知我儿张显却喜欢上这马，天天骑出去转悠，撞坏人家东西，我只得陪给人





家。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谁知他今天又骑马出去，把人给踏伤了，人家抬到门口吵闹。我不得不再三赔罪，又给人家几两银子去服药治理，这才将此事平息。这小畜生如此胆大妄为，我自然得责打他几下，不想我那娘子是个护犊的主，不仅不教训儿子，反与我大闹一场，竟把我的脸都给抓破了。我吞不下这口恶气，这才来与大哥说说。”

王明尚未开口，又见一人气喘喘地叫将进来说：“大哥，二哥！怎么处！怎么处！”二人抬头一看，却是好友汤文仲。二人连忙起身相迎，问道：“老弟为何事这般光景？”

汤文仲坐定，气得出不得声，过了一会才说：“有个金老夫妻租下我家门口一间空房，开了个汤圆店。那知我儿汤怀天天去吃汤圆，把他做的都吃了，只叫不够，次日多做了些，他又不去吃，做少了又去吵闹。那金老被折腾得无奈，跑来找我，我只陪给人家一些银子，又把的汤怀骂了几句。谁知这小畜生，昨晚搬些石头堆在人家门口。今早金老起来开门，那石头滚将进去，砸伤了他的脚，幸亏没出人命。他夫妻哭哭啼啼跑上门来，我只得又送银钱与他将养，还得陪好多不是。我气不过，就打了那小畜生几下。不想我那娘子不依不饶，与我拼命，反倒打了我几面杖！我觉得窝火，便来大哥这儿坐坐。”王明苦笑一笑，说：“贤弟不必气恼，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就把王贵、张显的事情说了一遍。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看门人进来禀告说：“陕西周侗老先生前来求见。”三位员外一听，又惊又喜，一同出门外迎接，将周侗迎进大厅。王明问：“大哥久不见走动，一向听说大哥在东京，今日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周侗说：“兄因我以前在大名府城内卢家的时候，曾挣得几亩田产在此地，特来算算账，顺便看看众贤弟，打算尽快回去。”

王明忙说：“难得大哥来此，自然得逗留几日再回才是。”忙叫





厨子备酒菜，又叫王安打发庄丁去挑行李来。

他们边喝边谈，王明问起周侗的家中情形，周侗说：“我妻子早已去也，小儿跟卢俊义前去征辽，死于军中，就是小徒林冲、卢俊义两个也都被奸臣所害，如今真是举目无亲了。不知贤弟们各有几位令郎？”三位员外说：“不瞒大哥说，我们三个正为这些孽障犯愁，在此诉苦。”他们便把各自儿子的情形讲了一遍。

周侗点点头，问：“既然如此年纪，为何不请个先生呢？”三个员外说：“也曾请过几位先生，却都被他们打跑了。如此顽劣，谁肯教他们？”周侗微笑道：“这都是这些先生不善教训，才有这个结局。不是我夸口，若是我在此教他们，看他们谁敢动手？”三个员外闻听，喜上眉梢，苦苦挽留。周侗只好答应下来，说：“看在三位老弟的面上，我就成就了侄儿们吧。”员外们大喜过望，连连称谢。

这天王贵正在外面玩得开心，一位庄丁跑来说：“老员外请来个狠先生来教书，看你以后还敢放肆！”王贵听了，连忙去寻着张显、汤怀商议一番，打算给先生一个下马威，就准备好铁尺和木棍。

第二天，三位员外送儿子上学，都来拜见周侗，请先生喝上学酒。周侗却说：“贤弟们请先回去，此刻不是喝酒的时候。”便送员外们出了书馆。

周侗转身回来，看了看这几个学生，便说：“王贵上书。”王贵却理直气壮地说：“客还未上书，那有主人先上书的道理？如此





不懂规矩，还亏你出来做先生！”伸探手从靴统里一摸，抽出一条铁尺朝先生的头上打去。

周侗是何等人物，眼疾手快，把头一侧，一手按住铁尺，一手将王贵拎放在板凳上，夺下戒尺，朝王贵的屁股上重重打了几下。王贵从未经过这种疼痛，父母不在跟前，也不敢哭喊，只得服服贴贴听周侗教训。张显、汤怀见了，一吐舌头，慌忙把手中家伙丢掉，不敢再放肆。从此，这三个顽童只能听从周侗的教诲，用心攻读起来。

再说那岳安人虽识得几个字，毕竟没读多少书，教了岳飞一段时间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她听庄丁说最近员外请来一位周先生很有学问，而且很会管理，苦于没钱供岳飞读书，便打发儿子去窗外听听。

这岳飞好学，便每天提着凳子去到隔壁，用凳子垫了脚，趴在窗台上听周侗教书，听得津津有味。

一天，周侗对王贵他们说：“我有事出去，留下三个题目在这儿。你们用心去做，我回来后要批阅的。”

岳飞眼见周侗出门，便想进书馆转转，与王贵他们说说话。王贵瞧着题目正在犯难，忽见岳飞走了进来，喜不自禁，非要岳飞替他们写。张显、汤怀齐声说：“有理。我们正要回去看望母



亲，就请岳哥为我们帮帮忙吧。”

岳飞忙说：“我恐怕做得不好，不中先生的心愿。”三人却说：“你别谦虚了，大家都说你聪明得很，你就代代笔吧。”王贵怕岳飞逃走，索性把书馆的门反锁上，对岳飞说：“你肚子饿了，抽屉里有点心，你只管往饱里吃。”说罢，三人飞跑出去玩耍了。



岳飞生怕被先生看出，就把他三人以前做的文章翻看了一下，模仿各自的笔迹做了三篇。他走到先生的座位上坐下，将周侗的文章仔细读过，不觉拍案道：“我岳飞若得此人训教，何虑日后不得成名！”便站起身来，提起笔，蘸着墨，在粉壁上写下一首诗，并留下自己的名字。恰在这时，王贵他们跑了进来，慌忙打发岳飞离开，说先生回来了。岳飞无奈，只得提着板凳回家。

11

却说周侗回到馆中坐定，见三篇文章都摆在面前，拿来逐个看过，文理皆通，尽可成器，心中暗喜，觉得不负自己一番苦心。他沉思片刻，又将他三人以前做的文章取来一看，觉得有些蹊跷，心想：“今日这三个学生为何才学骤长？难道是我老运亨通不成？不对，莫非请人代做的？”便问王贵说：“今日我不在馆中，有何人进来过？”王贵自然矢口否认。

周侗正在犯疑，忽见粉壁上写着几行字。他便站起身来仔细观瞧，却是一首诗。诗句虽然简朴，却句法工整，颇有抱负。再看下面，写着岳飞的名字。他此时想起与员外闲聊时说，有个岳飞十分聪明，人很懂事，言语中不免有些伤感。

想到这儿，周侗指着王贵说：“你这扯谎的家伙！这儿有岳飞题诗在墙上，怎说没有人到书馆里来？难怪你们三人的文章做的





与往日不同，原来是他替你们代做的。还不快去把他给我叫来！”

王贵不敢吭声，径直跑到岳家，冲岳飞说：“你在书馆墙上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被先生发现。他正在发火，叫我唤你去，可能要教训你呢！”岳安人听见，好生惊慌，忙对岳飞说：“你去要向先生好好说，好好道歉，不要乱来。”岳飞答应一声，

随王贵出了家门。

12

进了书馆，岳飞见周侗正襟危坐，忙上前作了四个揖，问唤他有什么吩咐。周侗仔细端详，见岳飞果然相貌魁梧，眉清目秀，而且举止端正，便命王贵取来一把椅子，请岳飞坐下，问：“这墙上的诗句肯定出自你手吧？”

岳飞涨红了脸，忙说：“小子年幼无知，一时狂妄，还望老先生恕罪！”周侗问了岳飞家中的一些情况，又问他上过什么学。岳飞说：“只因家道贫寒，无师传授，是家母教读的几句书，河沙上学写的几个字。”周侗沉吟片刻，要岳飞去把母亲请来，说有事相商。岳飞解释说：“家母是孀居，不便到书馆来。”周侗忙说自己失言，便对王贵说：“你去对你母亲说，我要和岳安人商量一件事情，请她相陪。”王贵应声去了。

周侗这才对岳飞说：“我已请王夫





人作陪，现在你可以去请你母亲了。”岳飞回家，对母亲说了此事。岳安人连忙换了件干净衣服，出了大门，早有王夫人带了丫鬟出来迎接，进去施礼坐定。王员外也来见过了礼，便让王贵去书馆请先生。

工夫不大，周侗随王贵来到中堂，与岳安人见了礼。东边王夫人陪着岳安人，西首王员外陪着周侗坐定，王贵与岳飞双双站在下首。周侗说：“请岳安人来此，别无话说。只因令郎十分聪明，我打算收他为义子，不知安人肯否割爱？”岳安人听了，不觉流下眼泪，说：“此子生下三天，就遭洪水暴发，只有这点骨肉，还望接续岳氏一脉。此事实难从命，休要见怪！”

周侗却说：“并非我擅自唐突，因见令郎题诗报负，将来必成大器。但无一个名师点拨，这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岂不可惜？我不是夸口，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传了两个高徒，却被奸臣害死。眼下虽然教训这三个学生，不该在王员外夫妇面前说，哪里及得令郎这般英杰？这义子之说并非过继，既不更名，也不改姓，只要认作父子称呼，以便我将平生本事尽心传给一人。等





到我百年之后，只要令郎把我这几根老骨掩埋在土里，不致暴尸荒郊，我也就知足了。”

岳安人闻听，正在思量，岳飞却说：“既不更名改姓，请义父在上，待孩儿拜见。”便走上前去，跪在周侗面前，磕了八个头。拜毕，他又向王员外夫妇行了礼，然后又向母亲拜了几拜。岳安人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王员外大喜，吩咐安排宴席，派人请来张员外和汤员外，来为周侗贺喜。

次日，岳飞便进书馆读书。周侗见岳飞家道贫寒，为能有个帮衬，就让他与王贵、张显、汤怀结为兄弟。从此，周侗便将十八般武艺都传授给岳飞。

春去冬来，光阴如箭，岳飞不觉已有十三岁了。他与众兄弟在书馆一起读书，相处得十分融洽。周侗教学有方，他四人没有几年，都是能文能武。王、张、汤三位员外见儿子成器，自然心中喜悦，对周侗老先生敬爱有加。

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春暖花香。周侗对岳飞说：“你在馆中与众兄弟用心读书。我有个老友志明长老，是个有道行的高僧，如今住在沥泉山，我想去看看他。”岳飞说：“难得这样好的风光，

义父路上独行不免太寂寞，不如我们陪你一起去，也好见识一下这位高僧。”周侗答应下来，让书童锁好房，便带他们四人一起去了。

师徒五人一同往沥泉山来。一路上春光明媚，岳飞

